



荀子箋釋

□ 13
2588
1



門 仁 13
號 2588
卷 1-8

善庵朝川先生校閱

荀子箋釋

大正九年三月二日寄
磯貝壽昇氏

磯貝
圖書

序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法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未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儀。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而本書或反

荀子

序

二

嘉善謝氏

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

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卽言性善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卽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

偏然尚論古人當以孔子為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為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偉所註已為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為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禱味閒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往復一終遂得歲事以墉譎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頗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並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墉東墅

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

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為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為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尚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耶且即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驚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又如張良為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

勝屠然其本云司徒耳。然則荀之為孫。正如此比。以為避宣帝諱。當不其然。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為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尚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瘵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尚未精審也。

荀子校勘補遺

卷一

勸學篇。南方有鳥焉。節注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箸之以髮。案說文有箸無著。箸但訓飯。欵無形著及繫著義。或本有著字。而誤脫亦未可知。然古書如周語大夫士日恪位箸。即位著也。列子仲尼篇形物其箸以箸為著明也。趙策智伯曰。兵箸晉陽三年矣。以箸為傳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箸為著。以故六書正譌謂箸字多有假借。用者別作著。非。今校此書。凡宋本作著者。仍之。其他卷作著字者。

即不改。非必古之盡是。而今之皆非。以待夫通人之
自擇焉耳。所引說苑見善說篇。作著之髮毛。建之女
工不能為也。末句作其所託者使然也。餘與此同。
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滌。注滌。溺也。案高誘注。
淮南人閒訓云。滌。臭汁也。意亦相近。

終乎讀禮。注禮。謂典禮之屬也。典禮疑當是曲禮
之誤。

脩身篇。莫神一好注。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案

俗本不怒惡作不好惡。今從宋本作怒。元李冶古今
註所引正同。

其遠思也早。遠思疑當是遠患。

卷二

不苟篇。擬於舜禹。宋本各舊本俱作禹舜。今從

元刻。

其誰能以己之漹漹。注漹。盡。謂窮盡明於事。案漹

盡也。本說文此脫也。字。

榮辱篇。孝弟原慤。鞫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注鞫。

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案淮南子主術訓人之

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辨

慧捷疾。劬錄。正與此鞫錄疾力。語相似。鞫錄。蓋勞身

苦體之意。孝弟原慤以行言。輒錄疾力以事言。楊訓為拘錄非也。

君子安雅注。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鸞斯。歸飛提提。雅鳥也。案楊引詩之意。當以提提為安舒之貌。與魏風好人提提之義同。鄭注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云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蓋折折與提提音義竝同。鳥之飛以安舒而得雅名。故舉以為況。然亦太迂曲矣。

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注道語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注道語下當有也怪二字。文脫耳。

陋者俄且僂也。注僂與攔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為攔。陋者俄且僂。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案注陋者俄且僂之上。當本有或曰二字。

卷三

仲尼篇。信而不怠。處謙。各本無怠字。惟宋本作不怠。處謙下解未嘗不可通。但注讀謙為嫌云。不處嫌疑間。則怠字衍。當去之。

卷四

儒效篇。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注不自欺。入案宋本作內不自以誣外。外不自以欺。內但與注不

合。云能則必為亂注云能自言其能。案楊氏注非十
 二子篇無能而云能下即作此語固當在此處似未
 安此云能當如易繫辭傳之云為亦不必分口之所
 言身之所為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
 時有此成語蓋即營幹之意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
 能則速成更難強通

卷五

王制篇。相地而衰政注政或讀為征。案齊語正
 作相地而衰征韋昭注云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

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卷六

富國篇。數以盆鼓注謂數度以盆量之也。注以
 盆下亦當有鼓字各本皆脫

若撥糶注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糶。案此
 本鄭康成周禮籩人注彼種字作種此注宋本元刻
 俱作種種種二字古今互易此種麥依古義正種麥
 耳

卷七

王霸篇。是憚憚非變也注憚與坦同隨巢子曰有

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案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為即坦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間本兩憚明字俱作坦明非也今竝改正

欲調壹天下制秦楚注荀卿在齊楚秦天下疆國故制之者也者疑是首字蓋以秦楚天下疆國故首欲制之如孟子撻秦楚朝秦楚亦每以秦楚為言佻其期日注佻與徭同緩也注當云佻與窕同案爾雅云窕肆也古書窕字皆訓寬肆不當作徭

卷八

君道篇 愿慤拘錄 案榮辱篇作鞫錄注謂鞫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愿慤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長

卷十一

疆國篇 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注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云云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云云史記曰蔡侯齊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案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稱歟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

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踰之。宣王郊迎。人閒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為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也。

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注詩大雅版之篇。案今詩作板。爾雅釋訓作版。二字古通用也。章懷注後漢書董卓傳論李善注劉孝標辨命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

其服不挑。注挑偷也。案周語郤至。挑天。說文引作挑。天是挑與挑同。

卷十三

禮論篇。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注。謂大夫有菜地者。菜俗間本作采。宋本元刻皆作菜。案諸經正義中亦多作菜字。白虎通京師篇。凡三見皆作菜。後漢馮魴傳。食菜馮城。是以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采菜相通。

卷十五

解蔽篇。乘杜作乘馬。注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案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持疑持為杜字之訛。

卷十六

正名篇。辨執惡用矣哉。注言但用此道馭之不必
 更用辨執也。辨說謂說其所以然也。以注末釋辨
 說觀之則正文辨執乃辨說之訛。注執字亦當作說。
 下文屢云辨說則此之為誤顯然。蓋因止有臨之以
 執語而誤涉耳。

卷十八

賦篇。璇玉瑤珠不知佩也。此章在遺春申君書
 後。此書但載其賦而不載其書。今以楚策之文具錄
 於此以備考焉。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鄘。師

道曰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
 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
 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鮑彪曰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
 貧困。家蘭陵。不言之。趙然。卿書有趙以為上卿。後語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失之。
 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
 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
 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
 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
 謝曰。癘人憐王。韓詩外傳四作此不恭之語也。雖然
 吳師道曰一本此下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亾
 有古無虛諺四字。

荀子

校功甫遺

七

嘉善謝氏

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外傳作春，秋之志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

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亾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外傳所載賦與荀書略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同。嘉字依兩書皆作喜。帝甚愜，無自瘵焉。

卷二十

哀公篇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案楊注王伯篇云：而為皆語助也。又攷齊策管燕謂其左

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鮑彪注而辭也。以而字作語辭亦可。然訓能語更順。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篇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又注士容篇柔而堅。虛而實皆訓而為能。其注淮南也亦然。易屯象空建侯而不寧。釋文而辭也。鄭讀而為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為焉能不可易矣。

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踳譌。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剞劂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蓋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為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為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唯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

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
 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
 荀子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偽與為通荀子所
 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此偽字即作為之為非詐
 偽之偽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
 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堯典平
 秩南訛史記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偽此偽即為
 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為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是
 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荀子讎校所據舊本并參訂名氏

影鈔大字宋本

元刻纂圖互註本

此乃當時坊間所稱脫誤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真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

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

明世德堂本

明鍾人傑本

有評點注刪節

江陰趙曦明敬夫

金壇段玉裁若膺

海寧吳騫槎客

吳縣朱奐文游

江都汪中容夫

餘姚盧文昭紹弓

嘉善謝墉金圃輯校

輯諸家之說并附所見上皆增一圓圍以別於楊氏之注

其引用各書不具列

荀子辭對... 嘉善謝氏

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入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

嘉善謝氏

要敷陳往古。挾擊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竊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註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恆心。文舛則忤

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

荀子

序目

二

藏版

十二月也。○傳習不絕俗間本作傳誓不絕申扞宋本
作申扞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原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荀子新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荀子

序目

三

嘉善謝氏

王霸篇第十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劉向元目亦作致仕其當篇皆作致士當由古仕與士

本通也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疆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卷第一	勸學篇第一
卷第二	勸學篇第二
卷第三	勸學篇第三
卷第四	勸學篇第四
卷第五	勸學篇第五
卷第六	勸學篇第六
卷第七	勸學篇第七
卷第八	勸學篇第八
卷第九	勸學篇第九
卷第十	勸學篇第十
卷第十一	勸學篇第十一
卷第十二	勸學篇第十二
卷第十三	勸學篇第十三
卷第十四	勸學篇第十四
卷第十五	勸學篇第十五
卷第十六	勸學篇第十六
卷第十七	勸學篇第十七
卷第十八	勸學篇第十八
卷第十九	勸學篇第十九
卷第二十	勸學篇第二十

荀子卷第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木直中繩。輅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輅使之然也。輅。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非說文。一作暴。晞也。一作暴。疾有所趣也。顏氏家訓分。之亦極明。今此字。注雖訓。乾然。因乾而暴。起則下當。必燒。燒。擣。革。暴。起。釋文。步。角。反。劉。步。莫。反。音。蒲。報。反。又。注。贏。舊。本。訛。作。贏。案。贏。緩。故。木。受。繩。則。直。金也。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亦。作。贏。

荀子

勸學篇

勸學篇

二

嘉善謝氏

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

過矣。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知，讀為智。行，下孟反。故不登高山，不知天

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

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於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

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于越猶言於越，呂氏春秋荆

日，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革反。○案

于越，宋本作干越，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

作吳越，訛。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篇。次非，俗本作飲

飛，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干越，作干遂。淮南同。注干

音寒。國策作干隧，然楊氏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

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

謀，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

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

也。

也。

也。

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自化道，故神

禍，故福。莫，長也。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

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足也。登高而招，臂非

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

而絕江河，非絕過。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

言與眾人同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

編之以髮，繫之葦苳，風至，苳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

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鷦鷯也。苳，葦之秀也。今巧婦鳥

也。嘉善謝氏

蒙當為葦。方言云：鷓鴣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葦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以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鷓鴣巢於葦苕著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案：蒙鳩大戴禮作蝮鳩。方與蝮蟻音義近。楊云：當為葦似非。箸張略。西方有木切俗間本多作著。今從宋本與說文合。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注：烏扇。宋本與本草同。元刻作烏翼。廣雅：烏蕙射干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

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其根是為芷也。本名白芷。一名白芷。

陶弘景云：卽離騷所謂蘭芷也。蓋苗名蘭芷。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芷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漬也。染也。滫。濁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濁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滫。思酒反。○案：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說苑雜言篇同。又案：滫。入泔也。說文廣韻訓皆同。又晏子雜上篇作滫。之。苦酒。苦讀如良苦之。苦義皆相近。楊氏乃訓滫為濁。未見所出。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

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約急。柔則見束。而邪穢在身。怨之所構。亦所自取。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一。平地若一。水就

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儔是
 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禍所謂召
 射侯也。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酸而螞聚焉。喻有德
 正鵠也。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
 者。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
 如此不可不慎。所立即謂學也。積土成山，風
 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聖心循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故不積跬步無
 以至千里。半步曰跬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宋本與
 大戴同。元。驥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
 亦及驥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
 當同疑脫一句。○案不能十步十當作十玉篇引大

戴禮驥驥一躍不能十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
 十。皆是譌字。里海為韻。步舍為韻。古音如是。晉書虞
 溥傳云。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功在不舍。此句當
 而不舍。金石可虧。亦是韻語。功在不舍。連上文
 與捨同。鏗刻也。苦結反。春秋傳。螾無爪牙之利。筋骨
 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與蚓同。蚯蚓
 上。宋本有蚯蚓字。無注。未。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蠘之穴。
 蚯蚓也。三字。今從元刻。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蠘之穴。
 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剛足為剛。跪
 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案說文。蠘。有八足。是故。
 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訛。是故。
 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
 之功。冥冥惛惛皆專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
 之。冥冥惛惛皆專。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

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衢俗猶以兩為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兩衢古之遺言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兩下宋本俱有能字無騰蛇無足而飛爾雅云騰蛇郭與大戴同元刻無騰蛇無足而飛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遊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其中也梧鼠雖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不能言技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飛掩身能走不能先入○案本草云螻蛄一名鼯鼠能掩身能走不能先入○案本草云螻蛄一名鼯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螻蛄與梧音近楊說似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未參此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篇毛云尸鳩鵲也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也○注鵲鞠元刻用作枯鞠毛傳作枯鞠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

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

沈魚論衡作鱣魚鱣亦與沈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潛魚或說流魚通用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伯牙古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

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

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駁又

日六玄蚪之奕奕齊騰驥而沛艾仰首而秣聽其聲

也○駕彫軫元刻與今文選同宋本賦故聲無小而

駕作御又案下所引二句出東京賦故聲無小而

聞行無隱而不形

形謂有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

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枯岸學惡乎

始惡乎終假設也日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

謂詩書禮也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之義謂學

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之義謂學

嘉善謝氏

勸學篇

在乎脩真積力久則入力久則能入於學也誠積身也誠積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怠惰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附方言云齊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謂法為類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樂之中和也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

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入乎耳著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端讀為喘喘微言也蠕微或蠕蠹微動皆可以為法則蠕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允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為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韓侍郎云則當為財與纒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禽犢饋獻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為噉噉噉然也噉與噉通案口噉噉舊本作噉噉今改正問一而告二謂之嘖嘖即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讚唱古字口與言

多通。○李善注文賦引埤蒼云：嘈，聲兒，呼與噴及嘯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嚮，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傲非也，嘖非也。君子如嚮矣。如響與響同。學莫便乎近其人。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於人，故曰：學詩三百，使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不能使人速曉。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近賢人。若無其人，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則隆禮為次之。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

儒而已。

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將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將

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

在成所出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綱領也。挈，舉也。詘，屈也。頓，擊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亦皆順矣。○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注挈也。疑誤。順者，不可勝數。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言全表之。毛皆順矣。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

○殮，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同餐。○殮，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

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國語曰：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楛。故西京賦曰：鸞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或曰：楛讀為沽。儀禮有沽功。鄭玄曰：沽，麤也。

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語曰：可與言而不可與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

瞽者不識人之顏色。○順，宋本作慎。詩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記所引同。

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案：匪亦有彼義。左傳襄廿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旻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攷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此段自昔者瓠巴鼓瑟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踰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全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雖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而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或善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

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案柳下季在魯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全盡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思索以通之。思求其意也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與之處也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謂正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為學學生乎則物不能傾移矣

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德操是乃德之操行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我能定故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乃為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脩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也。菑然必以自惡也。菑讀為災然災害在身之貌○上句也字宋本無故非我而當者

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也。致猶極也。下同。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脩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得乎哉。至忠反。詩曰。嗚嗚。此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嗚嗚。然患其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嗚。許急反。此音紫。○嗚。喻此些元刻與詩攷合。宋本作滄。滄。訛。訛。注同。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配

堯禹。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為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脩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案。扁。外傳作辨。則扁當訓平。尚書平章平秩。古作辨。章。辨。秩。此謂降禮之人。有平善之度。不當作辨。別解。後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壽身之益。尚小。壽。宐。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誠世之益。更大也。

也。言所用脩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案。韓詩外傳。作宐。於窮則處。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侵。提舒緩也。爾雅。媻媻。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

而野也。夷，倨也。庸，凡庸。眾，眾人。野，郊野之人。固，陋。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謂胡臥

同。反，下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諂與諛義同，故為不善和人也。

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之言，諛也。謂以非為是，非謂之愚。以非為是，以是為非，謂之智也。

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恆之人，保利非義，謂之至賊。

元，保安。○非義，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

閑，閑習也。能習其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事，則不迫遽也。

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耗，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

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禮修身，是亦治氣養

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進也，或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

道順，順有順氣，辰忿惡也。此性齊給便利，則節之以

動止也。爾雅云：齊疾也。齊，急便利皆捷速也。狹隘褊小則

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方言：溼，墜也。自關而西

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溼卑溼謂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天過恭則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故皆推之高志也或曰卑溼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溼元刻作滋注憂也作優也又卑溼謂過謙恭舊本作亦庸眾驚散則刳之以師友謂之過謙恭訛今改正
 庸眾已解上驚謂材下如驚馬者也散不拘
 檢者也刳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
 棄則炤之以禍災方輕也謂自輕其身為標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
 以思索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脩身之術
在攻其短也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術也

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

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

正文前兩矣字宋本無又下一則字作而今皆從元刻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

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

小國之君順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行其道也

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案說文云閱具數於門中也史記積日曰閱

此當謂計數歲月之所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得有折損耳折常列切

雖困四夷人莫不貴術法橫行天下

所云方行天下言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
 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橫行天下
 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
 雜汗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宣王時
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
 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其術多務儉嗇精
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嗇精
 當為情雜汗謂非禮義之言也○墨子書本七十一
篇今在者尚有五十四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
 所傳者疑三十五當是五十○墨子書本七十一
五之訛蓋有分并之故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
 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謂苟避於事儒亦
謂懦弱畏事皆懶惰
 之義或曰偷當為輪揚子雲方言云儒輸愚也郭璞
 注謂悞撰也又云轉脫者謂偷儒之人苟求免於事
 之義○此注多訛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
言接悅也
 脫今按文義改正

於人以求饒樂之事辟違而不慤乖僻違背不能端
不曲謂直取之也程役而不錄程功程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及勞
役之事怠惰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
 詳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

行而供冀非漬淖也供恭也冀當為翼凡行自當恭
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泥淖
 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

項非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
了戾也與此正同此書宋本世德堂本皆作了戾元
刻訛作了戾形尚相近至俗間本竟改作乖戾謬之
甚矣了戾乃屈曲之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對
意豈可云乖戾乎

然夫士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

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司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此略舉同異故曰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摠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

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大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不為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讀為奇偶之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緜也○案今方言作凡全物而體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日不具謂之倚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日謂為學者傳此言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踴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而不輟丘山崇成○兩而字宋本有元刻無此下俗臺起於累土四句係後人妄入書內又有所謂互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竝

非揚氏本文今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

水竇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

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

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它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

耳宋本作或不為爾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

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且謂怠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

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

體者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竭不

淵也

人無法則佞佞然履禮記曰佞佞乎其何之有法

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遽古字渠遽通渠渠

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

舉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深類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

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

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

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故

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是師法

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

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安之。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

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

為體。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

雖未。知已。順天之道。如文王。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加好學。遜敏焉。則

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則

可以為君子矣。或曰。儉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

則可謂惡少者矣。儉儒憚事。皆謂懦弱。加揚悍而不

順險賊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揚與蕩同。字作則可謂

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為祥。案老老而

二字古通用。

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

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矣。○大老。宋本作達老。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

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恤鰥寡。賈也。積。填委也。既

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至。竭澤涸

魚。則蛟龍不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

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人有此三

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天亦祐之

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

矣。此固不空有大災也。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

理也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

勸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賜也。周禮。八

柄。三日。以馭

其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
 富貴而體恭殺執也。減權執之威故形安燕而血氣
 不惰束理也。東與簡同言束擇其事理所安而勞勸
 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怒不過奪喜不
 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書曰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

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察行如字名不貴苟傳
 唯其當之為貴也。當謂合禮義反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
 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
 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
 之不從○宋本正文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文不當
 有或負字本有作故懷二字者校然而君子不貴者
 者注異同於旁因誤入正文耳
 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
 遭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沈身○案注不山淵
 遇下一本有時字子雲語見本傳此約取之嘉善謝氏

平。天地比。音義曰：以平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以宇
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
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
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
泉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也。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
澤平也。○張湛注：列子云：地
之上，皆天也。意亦與此同。
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
遠，若以天地之意，亦與此同。
無隔異，亦可合為一國也。則曾
或曰：即山出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於一山，衆山
皆應，是山間入聲而應之。故曰：人乎耳。出乎口。或曰：
山能吐納雲霧，是有口也。○鉤有須。未詳。自齊秦襲
注：未句。宋本作是。以有口也。鉤有須，即丁子有尾也。
鉤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鉤有須，即丁子有尾也。
丁之曲者為鉤，須與尾皆毛類。是也。莊子音義云：
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
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
也。卵有毛。卵不為雞，則生類於鶴也。毛氣成毛，羽氣

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
施鄧析能之。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
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外駁鄧析，鄭大
難。子產為政，子產執而戮之。按左氏傳：鄭駟欲殺鄧
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正文能之，俗本作能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
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
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長吟，吟咏
也。說苑作盜跖凶貪。○見說苑說叢。故曰：君子行不
篇。案韓詩外傳三，亦作吟口。與此同。故曰：君子行不
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苟傳與上文同
案外傳亦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
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
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為貴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易懼而難脅小心

不可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則捨之非

交親而不比比謂昵狎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事蕩

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

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與導同不能則恭敬縛紕以

畏事人縛與搏同紕與黜同小人能則倨傲僣違以驕

溢人滿溢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

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

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侵侵與慢同廉而不劌廉稜也說文云

廉隅不至於刃傷也注刃傷辯而不爭察而不激

但明察而寡立而不勝彊而不暴雖寡立而不能

暴兇柔從而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介也夫是之謂至

文言德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矣詩大雅

溫溫寬柔貌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

之過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為訾○正文美字元

元刻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

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怯也蒲葦所以為剛彊猛

嘉善謝氏

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為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宜也。此言君子下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此段舊不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道韓詩外傳四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法。愚謂無機智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有禮也。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違。皆當其理。外傳四作喜即和

避時諱下句舊本俱作靜而理當通則文而明。有文由誤會注文耳今從外傳改正明窮則約而詳。明其約而詳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諂事人也。宋本淫上有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也。見由則兌而倨。兌說也言喜於見閉則怨而險而險喜則輕而翫。輕謂輕佻失據翫小飛也言小人賊也。或曰與懷同。憂則挫而囁。通則驕而偏。偏頗窮則棄而僂。棄自棄也。僂當為濕。方言云濕憂也。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

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為語助。與此不人汗而脩之者。人有汗穢之行。將脩為善。非案汗而脩之之謂也。去汗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汗而非脩汗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脩而不為汗也。治之名號如此。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絜修整也。謂不煩雜。○案韓詩外傳一亦有此。文彼辯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故馬鳴而馬應之。○案外傳此下尚有六字。非知也。其執然也。知音。

智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者懼外物之汗也。猶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汗者也。其誰能以己之漘漘受人

之域域者哉。漘漘。明察之貌。漘。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日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惛惛者乎。漘。子謂反。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致誠則無它事矣。致也。極其誠則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在仁義誠心。

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如神。能化育之。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

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不敢欺。故能變改其惡也。變化則德同於天。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

生冬落則為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期謂知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於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極其誠所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也。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人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不違之也。誠則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不形則不欺。故人不違之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至誠則不能慎其獨。不獨則不形。亦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雖彊使之從亦必疑之也。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

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為在下所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操而得之則輕。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輕則獨行。難則慎獨。不事自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文則字從元。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刻宋本作是。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

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

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

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

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澆醜。難以爲治。故荀卿

之。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反分。如字。下。扶問。擻。天

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

約。少也。得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之。矩。正方之器也。故君子

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正文

堂。字上。宋本有室字。今從元刻刪。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

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不下比。

以聞。上不上。同。以疾。下也。聞。上。掩。上。之。明。分。爭。於。中。不

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

謂公正也。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違悖也。身

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祿。長短不飾。以情自

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庸言

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畏法。流俗。而不敢

以其所獨甚。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爲君子也。

若是則可謂慤士矣。端。慤。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

所在無所不傾。傾，利之所在，皆傾。意求之。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慝生通，詐偽生塞。塞，多窮也。誠信生神。誠信至，則通於神明；誇誕生惑，貪惑於物也。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賢愚也。欲惡取舍之權，舉下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權，所以平輕重者，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孰，甚也。猶成孰也。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

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眾人。欲者，吾亦欲之。九字，注賢也。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

欲者，吾亦欲之。九字，注賢也。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貴

皆傲之也。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是是非仁

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晦世者也。險莫大焉。

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

於昏闇之世，晦與暗同。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

子魚，賣直也。田榮辱篇第四

橋泄者，人之殃也。泄，與媿同。媿，或殃。或恭儉者，偏五

兵也。僻當為屏却也。說文有僻字。僻。窶也。與此義不同。僻。防正反。○五兵。元刻與俗間本俱作五六。今從。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据元刻去之。與注合。若云不使。義謂行於道途。大道並行則讓。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為不謹。敬。若有物制而不使之者。儒行曰。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快使而亾者。怒也。察察而殘者。伎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博而窮者。訾也。博而窮者。訾也。言詞辯博而見由於有伎害之心也。

毀訾。清之而愈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愈濁者。在口也。黎其身則自清也。但能口說。斯愈濁也。愈讀為愈。參之而愈瘠者。交也。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辯而不說者。爭也。不說。不為人所喜。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曲。勝。謂。好。廉。而。不。見。貴。者。劇。也。劇也。劇。傷也。刻。已。太過。不勝。人。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剽。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

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蓋當時禁
也以為民傷鬪則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君上
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
憂忘其身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
也或曰當為下忘其身誤為夏又夏轉誤
為憂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本舍
字取從宋本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
作赦今忘其親也人也○人也各本作憂忘其身內忘其親
小人今從宋本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猶彘之不若也凡鬪者必
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
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

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
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鑄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喻
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
錫之間也蓋其地出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為
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邪鑄刺也之欲反將以
故良劍謂之屬鏤亦取其利也或讀斷為所將以
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
為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
有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
之屬託也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
之欲反也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人之有
多與賢人同但好鬪為異耳鬪何哉我甚醜之其禍如此
何為鬪也

有猶筭之勇者。有買盜之勇者。猶筭勇於求食買盜勇於求財買音古
 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暴士君子勇於義言人有
 此數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眾彊
 忤忤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猶筭之勇也。忤讀為避忤忤愛欲之貌
 方言云牟愛也為事利為事及利也爭貨財無辭讓。宋魯之間曰牟為事利為于偽反
 果敢而振猛貪而戾忤忤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葵丘之輕死而
 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

脩鮓者浮陽之魚也。脩鮓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鮓字蓋當為鮓說文云即鱣鮓鮓字蓋鮓魚一名脩鮓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脩魚出遊是亦浮陽之義也脩音稠鮓布未反 怯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怯與揚子雲方言云怯去也齊趙之總語夫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莊子有肤篋篇亦取去之義也案方
 言怯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猶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者徒怨憤於人不自修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遇與失之已反之人豈不迂乎哉
 遷失也反責人也
 榮辱之大分。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 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

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於人受制是榮辱之大分也。
 其中雖未必皆然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材
 然其大分如此矣。謂材性原慤也蕩悍已解於脩身篇。
 安樂者常樂易危者常憂險者常夭折是安
 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如此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眾民其君臣上下
職業皆有取之道非其道

所以取之也。案注取之道當重一之字之也之字衍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
 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
乃天子之所以取

天下之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謂興力役不
奪農時也元刻首
 道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也。元刻首
 曰政當為正多十一字今從宋本。上則能順天子

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
 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

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形倅圖籍。度尺丈量斗
斛刑法之書

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倅圖籍謂模寫土地
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正文循元刻作脩各

本同今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若制父
從宋本

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是故三
言王公賴之以為治者也是故三代雖亾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
 弟原慤。鞫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
 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鞫
與

狗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飾邪說文姦
 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嘉善謝氏

言為倚事倚已解上倚陶誕突盜陶當為構机之構
不順也或曰陶當惕悍僑暴惕與以偷生反側於亂
為逃隱匿其情也世之閒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
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楷侵是其所所以危也以小人所
由於計慮之失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
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
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己也
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
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謂入難測
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
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

遇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
亦必有禍無福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脩正治辨矣
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
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
則不隱通則大明不能隱謂人身死而名彌白小
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入矣
願猶慕也賢人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
謂賢過於人也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故
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
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正
而有美德

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鸞斯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
 歸飛提提鸞斯雅鳥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仁
 錯習俗之節異也注制下之字宋本有元刻無義
 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汗侵突盜常
 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冒物謂之漫漫亦汗也水
 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汗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曰
 澶漫為樂崔云淫衍也李云縱逸也一日漫欺莊之
 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道語謂非常之事
 刻故下有有日字宋本無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
 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
 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

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

之文理養與養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

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

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執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在所

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

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

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

寡為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為彼堯禹而為此堯禹

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為待盡

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窮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為于偽反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執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內善道也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言口腹無所知隅謂其分也積積亦咄咄而噍鄉鄉而飽已矣咄咄才笑反鄉鄉趨習飲食貌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人不學則許亮反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

梁而至者則矐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粲然精絜貌牛

豢豢絜也以穀食於絜中矐然驚視貌與矐同禮記曰故鳥不矐許聿反

○宋本作與賊與同禮記曰故鳥不矐許聿反

彼臭之而無嫌於鼻臭許又反

體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

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持養也藩飾也

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豢言以先王之道與豢路相懸豢止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為

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

天下之公患也公共有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

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鈔之重之靡順從也
緣反靡之儼之猶言緩之急之也則夫塞者俄且通
鈔與沿同循也無循之申重之也
也陋者俄且閒也愚者俄且知也言與閒同猛也方
猛為攔陋者俄且閒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
也詩曰瑟兮閒兮鄭云閒寬大也下板反○注攔字
宋本作攔今從元刻與方言合案此注說頗歧出竊
疑閒當為爛雅之義賈誼書傳職篇云明閒雅以道
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閒是若不行則湯
反閒為野此以閒與陋相對義亦合
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武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
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
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
可與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
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
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為不知足剩今人之生
也方知蓄雞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
餘刀布有困窮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困
窳窳匹貌反○正文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
方知元刻作方多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約儉嗇也筐篋藏布帛
也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
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御制也或作收斂蓄藏以繼
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幾亦讀今夫

儉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儉者苟且也。糧食大侈不
 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大讀為太。屈竭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也。
○正文大宋本作太。無大。讀為太四字注。今從元刻。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
 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況。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
 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為生業。尚不能知。況
能知其遠大者。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
 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不長矣。其溫厚矣。其
 功盛姚遠矣。人。其為溫足也。亦厚矣。姚與遙同。言功
業之盛甚。甚非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脩飾作為
長遠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
子也。

與及聖人之言。綆索也。幾近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
謂不近於習也。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有
之而可久也。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慮
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反鈇察之。而愈可好也。鈇與
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却循察。以治情。則利。記曰。聖人
之。愈可好。而不厭。愈音愈。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
十義。捨禮何。以治之。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樂。意者。其是邪。樂意莫夫。貴
和同。獨處則自足也。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
 欲。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
 以分之。別上。下也。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

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為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謂為天子以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為迺迺旅逆旅也抱其分故雖賤而故曰斬而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夫是之謂人倫舊有此語引以喻貴賤雖不同不以齊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彊斬之使齊

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詩曰受小其大其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詩殷頌長執也駿大也蒙讀為厖厚也今詩作駿厖言湯執小玉大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

荀子卷第二

荀子

樂辱篇

六

嘉善謝氏

出羽伊藤馨校字

